

中原  
作家  
文丛

张

宇

ZHANGYU

小说自选集

·85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原作家文丛

张宇 小说自选集

ZHANGYU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宇小说自选集/张宇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10

(中原作家文丛)

ISBN 7-80623-116-1

I. 张…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1990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47000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张宇**  
ZHANGYU

1952年5月3日生于河南省洛宁县大阳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莽原》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晒太阳》、《疼痛与抚摸》；出版小说集《活鬼》、《苦吻》、《张宇小说选》、《乡村性感》、《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张宇》；散文选集《南街村话语》；电视剧本《黑槐树》等。获各种文学奖二十多项。作品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

那时候交通落后，就显得天下很大。山里人家，有人出门在外，家里人就觉得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音讯。如果有山里人在外边上学或者做事，和家里唯一的联系就是偶尔的书信了。李志云走后半年头，家里才收到他的来信，李志云刚拆开信看看落款，发现哥哥来信光在路上就走了五个多月。妈妈的眼泪掉在信纸上，她深深感到这个苏联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还是按照平时的习惯，哥哥如果有来信，志明先把信单独念给妈妈听。然后再念给大家听。然后妈妈才把信交给兰兰说，你男人的信，你收着吧。兰兰经常是把信含在手里摸摸，捂热了一样，然后说我又不会识字，还是妈妈收起来吧。妈妈这才说，放我这儿吧。那我就把信收起来……

# 《中原作家文丛》

## 编委会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邓本章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 自序

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出版后,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写小说了。什么客观原因也没有。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忽然就觉得不会写了。不过,往日周期短,这次竟然将近三年。

有时候我会感到好小说不是能够写出来的,甚至就无法写出来,只能够联想到和感受到。表达的能力永远不能企及感受到的那种境界。我两年来就困惑在表达的局限里。不是和别人比,也不和自己比,是表达能力和感受能力进行对比。我发现这里有一个陷阱,专门陷害作家一样。

于是,这两年我一直在感受小说。比写出来要激动要愉快。我甚至想到小说只想不写出来就好了,那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到最终还要写出来,因为不写出来别人就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就不存在。有时我就发呆,小说的命运难道就是写给别人看吗?本来是我写小说,命运却在别人手里掌握着。我终于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小说是通过阅读才最后诞生的。

那么,就继续写吧。

于是这部自选集就有了这样一种意味,好像是总结反省一下,

才能重新开始一样。

谢谢出版社给我这种“总结工作”的形式。

关于这部书就不想多说了。希望读者不要太失望也不要太惊喜。失望是因为我没有写好,惊喜是因为您会看并不是我会写。这么一说,我也就轻松起来。

我已经休息了好长时间。

我将重新开始。

张宇

1997年9月2日



# 目 录

自序 ..... (1)

## 中篇小说

老房子 ..... (1)

没有孤独 ..... (42)

飘扬 ..... (98)

自杀叙述 ..... (124)

枯树的诞生 ..... (175)

阑尾 ..... (233)

城市垃圾 ..... (268)

活鬼 ..... (302)

## 短篇小说

日出 ..... (367)

刀客和少女 ..... (372)

落日 ..... (384)

刀客的礼物 ..... (392)

上下来去 .....	(404)
成熟 .....	(413)
死鱼 .....	(428)
欢乐游戏 .....	(435)
时代英雄 .....	(444)
丢了丢了 .....	(454)
轻如鸿毛 .....	(461)
死刑温柔 .....	(468)
张宇创作年表 .....	(475)

# 老房子

虽然是夏天，由于在山里，天在傍晚时还是抽丝一样慢慢凉下来了。

从北京回来，李志云坐火车先到洛阳，从洛阳再坐马车回到永宁县城，然后再换马车才回到了高村。如今终于安静地坐在自家老房子里，看着对面房坡上瓦沟里的草，看着院外的树梢在轻轻地摇，就觉得有风在心里拂过，吹落树叶一样吹落了他从城里带回来的炎热和浮躁，开始体味到只有家里才有的放松和舒适。于是，他开始静静地体会和享受家的感觉……

他发现了什么，渐渐地就回想起父亲在世时，好像不觉得自家这院子大，父亲死后，他开始感到了自家这老门老院老房子的空落。有爹在，妈虽然也是这么操劳家务，总看着有滋有味儿，越忙活越精神一样。父亲死后，妈妈很快地就显老了。不是面老，是心老，是那种只有儿子才能够感觉到的妈妈心里的凄凉和焦虑，还有一些游丝般的忧伤。

结婚时没细想，反正在山里婚姻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好像是父母娶回来的媳妇。也就没有格外留神自己的女人，只觉得兰兰

这农家闺女还年轻，甚至还有一点不太懂事。但是，这次回家来，却看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人像桃子一样长熟了。好像只有她的活力才灵性着这老院子和老房子。

这时候妈妈和兰兰正在厨房里为他弄饭，弟弟志刚和弟媳妇下地还没有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出门在外的哥哥回家了呢。他的突然归来，惊喜得婆媳两个手忙脚乱。妈妈亲自擀面，擀面杖砰砰地滚动在面案上，就像妈妈的心跳声。兰兰坐在那里烧火，欢快的风箱声跳出来核桃般落满了整个院子……

这一切忽然使李志云感到难受。父亲死后，由于求学在外，他没有陪着妈妈操劳家务。为了他能在外好好上学，弟弟也退了学，肩扛起家里的农活。兰兰刚过门来，还没有暖热被窝，他就离家返校再没有回来，两年里让她一个人独守空房。现在他又要到国外去留学，到异国他乡去生活，他简直无法向家里人开口辞行。家里人又不读书看报，一点也不了解外边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如何向家里人叙述清楚 1925 年国家局势的风云突变？他怎么向家里人陈述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更无法说明白他为什么秘密投身革命，为了人民大众的未来，他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一直到吃罢晚饭，夜深时他才走进母亲的房间。妈妈在油灯下做着针线，一看就明白是在等他。他在母亲对面坐下来，什么话也不说，开始静静地看着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好像这成了李志云对妈妈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妈妈也从来不问什么，就让儿子这么看她，儿子每次从外边回来都这样，她已经习惯了儿子这么看她，好像比说什么还好。就这样，母子对面坐下，相互看一会儿，就明白了什么一样，心贴了心。

母亲的房间还是老样子，两边支两张小床，中间靠墙放一张老

式的桌子。这两张小床，是父母的床铺，小时候他和妈妈睡一张床，父亲单独睡一张。半夜他要尿时，父亲总是连忙下床来，给他取出放在床下的瓦尿盆。那时候妈妈就埋怨爹：

“我一伸手就能摸着，谁叫你起来？”

“我起来没事儿。”爹说，“你一动，被窝里容易扇风。”

他一边听着父母的对话，一边在被窝里尿出一股响声，把山村的夜晚惊动。后来他长大些了，就从母亲怀里睡到母亲脚头，夜里抱着妈妈的脚入梦。有多次梦里吃东西，咬着妈妈的脚趾头，把妈妈咬醒过来，逗得爹嘿嘿地笑。现在他坐在爹的小床上，仿佛就听到爹爹多年前的笑声飞过来，落在他的耳鼓里……

由于他是男孩子，懂事时就转到爹爹的脚头睡觉。父母虽然疼他，夜里已经不再给他取尿盆。每当他要尿时，妈妈起身要给他取尿盆，爹就阻挡：

“别动，让他自己下床尿。”

“我是怕天冷。”

“我明白，但是他是男娃子，从小就要学会自己照看自己。”

“他不是还小嘛。”

“小什么，周瑜七岁就领兵打仗哩。”

于是他就赤溜溜钻出被窝，到床下拉出来瓦尿盆自己尿，独立尿尿，便尿出许多的自豪。现在想起来，他就是在自己下床尿尿时长大了，就像小鸡走出了蛋壳。

他老记得常常是睡了几觉，醒来时还看见妈妈点着灯，坐在被窝里缝呀缝呀，永远缝得没有尽头。这使他从小就觉得，这个家的日月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孩子们看着这豆油灯，在这豆油灯的照耀下长大成人的。如今走进父母的房间，坐在父亲的小床上，就像儿时钻进妈妈的被窝一样，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感动。

但是，父亲已经逝去了，这房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母亲。李志云忽然想到，要是父亲在世该多么好呀，什么都不用说了，父亲一向是最支持儿子把世界闯大的，他知道儿子要到国外去读书不定怎么高兴哩。

父亲是山里的穷书生，一辈子敬孔夫子，敬到对只言片字无比崇敬的程度。那时候家里的屋檐下常年挂一个竹篓，全家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字纸都要捡起来，带回家装进竹篓里，装满了再点火烧掉，不使它们脏在野外。每次点火时，父亲都要带着他跪下，就像敬神明一样。当火点起来时，他就跟着父亲念《弟子规》的名言：“墨磨偏，心不正，字不敬，心先病。”然后等着火熄灭了，再把纸灰埋进土里边，就像葬了什么一样……

父亲一生教书，在村里开办了“三余小学”，不收学费，学生大多都是山里的苦孩子。这三余是父亲发明的，他说冬春为一岁之余，雨天为晴天之余，夜晚为白天之余。也就是说从山里生活的实际出发，父亲在一年的冬春、雨天、夜晚开课讲学，戏称为三余小学。刚开办时还被地方上的读书人耻笑，认为三余小学不是正规学校，后来在两次县考中三余小学都得全县第一，这才成了名学校。李志云自己就是和山里的孩子一道最早毕业于三余小学，然后才上县里和省城去读书。村里人说三余小学就像一张弓，把山里的后生像箭一样一个个射到外边的世界去了。

父亲一心要为国家培养人才，格外疼爱他的学生。后来他的一个学生考到洛阳明德中学，在洛阳染伤寒病躺在学生宿舍里等死，消息传回山里来，学生的家长哭天喊地没办法，他急忙就出发，风风火火地跑到洛阳，结果是把学生的病治好了，他自己却被染成伤寒，客死在洛阳……

父亲就那样逝去了，从此后就把这世界留给了他自己……

## 二

李志云发现虽然父亲已经逝去了,但是父亲的床铺并没有卷起来,这小床上仍然铺着床单,放着叠好的被子,枕头上还盖着干净的粗布巾,枕头边还放着父亲的衣物,那衣物上还压着几本书,书上还放着父亲的老花镜,仿佛父亲会随时回来躺下休息和打开书本一样。母亲把这一切都收拾得和父亲生前一模一样,怎能不让做儿子的心酸。面对妈妈,好一阵沉默,李志云久久说不出话来。

豆油灯下,妈妈静静地看着他,就像一遍又一遍重读自己心爱作品的诗人。后来,还是妈妈先开口打破了这沉默的夜晚:

“说吧,有什么事尽管说。妈妈这么大岁数啥事都经过,啥事也都能想得开,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妈,您怎么知道我回来有事?”

“这么急忙忙回来,我一看就明白有事。”

他这才说:“妈,我回来是想对您说说,我要出远门哩。”

“你不是已经去了开封又去了北京,北京还不远?”

“比北京还远。”

“那是哪儿呀?”

“是苏联。”

“苏联是哪个省?怎么没听你爹说起过?”

“苏联是外国,不是咱中国。”

“出中国干啥?”

一听说儿子要出国,妈妈有一点惊慌,手中的针线停下来,不明白地问儿子:

“好好的出咱中国干啥？”

“去留学。还是去上学，去读书。”

“这么大的中国还不够你学？”妈妈连忙问，“去多长时间，回来不回来？”

“回来。”李志云笑笑，“去上学不回来干啥？”

听说要回来，妈妈这才放下心来，慢慢地愣过神来，又问儿子：

“去学啥哩？走这么远。”

“去学咱中国没有的学问，怎么才能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本事。”

母亲不言语了。她在心里七上八下地掂量，然后才说：

“只要你认定好，那就去吧。儿女们像鸡娃，长大了总要走的，妈不把你们留在老窝里。走得越远飞得越高越有出息，这道理你爹在世时不知道讲过多少遍，妈妈我也明白。”

“妈妈是明大理的。”

“也是听你爹说多了，就记住一点。常言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大于孝。只要你为老百姓做事，妈没有不赞成的。只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人出门在外，要小心做事。”

“我记住妈妈的话。”

“唉，你一个男子汉，生来就是闯天下打江山的，妈妈不用细麻绳把你往家边捆。我只是心疼你媳妇，兰兰这闺女好，待我亲妈一样。年轻轻的，你这一走，可怜她一个人老睡冷被窝儿。唉，这也是命。你给她好好说说，别让她心里难过。你们男人家在外边风光，不明白女人家的苦呀。”

“我记住妈妈的话。别的还有啥交待的？”

“别忘了去坟上给你爹给你爷烧根香，给他们说说，他们总盼着你们把世界闯大，如今你到国外去念书哩，也让他们高兴高兴。”



“我明白。”

“去睡吧，天也晚了。”

夜深时，他才从妈妈房间走出来。弟弟屋里的灯已经黑了，干了一天的农活，想必他们已经入梦。有凉风在院子里飘荡，夜空灿烂着满天的星斗，故乡的夜晚静悄悄……

这老院子是四面房，也算是四合院子。爷爷奶奶下世以后，父母就住上房，他们弟兄两个住两边的厢房。厨房夹在上房和厢房中间，山里人不讲究吃喝，一向不重视厨房的建设。下房里养牲口和放柴草，由于牲口是庄稼人的半个江山，牲口屋建得远远要比厨房宽展。这种结构，院门一闩，就成了自家一个世界。也可能是就要出远门了，李志云忽然觉得想在这老院子里站一会儿，也不想什么心事，就是想站一会儿，重温一种感受。

父亲当年给他说过，这院子是爷爷当年置下的基业。他们家在爷爷那一辈时，在这院子里只有一面厢房，算是贫穷人家。住在上房的一双老人没有儿女，爷爷给人家养老送终，做过继的儿子继承了下来。另一面厢房是人家出去盖了新院子，爷爷就花五斗麦子置买了下来。这才收拾了一所完整的院子，给后代子孙传下来。于是，他站在这院子里，就觉得到处都是爷爷的影子，和小时候坐在爷爷怀里一样。

不过，爷爷传给他们后人真正的财富还不是这老院子，而是爷爷一生的名声。爷爷和父亲不同，他一个大字不识，什么官也没有当过，甚至也不爱多说话，却是这方圆十里八村甚至是县里的名人。其实呢，要说起来也简单，爷爷一生什么成就也没有，就是着迷行善，被县太爷送匾誉为大善人。要说爷爷什么本事也没有，就是会种地，那年天下大旱，他忽然卖掉自家二亩水地，接济就要饿死的十户灾民，开始了他一生的善举……